

魏德邁與中美合作所

(本文插圖刊第7、44頁)

再談戴笠之六

喬家才

駐華大使告吹內幕

魏德邁將軍以九十二歲高齡，於民國七十八年（一九八九）十二月十七日病逝馬里蘭州他的農場。他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繼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是個道地軍人，粗率憨直（梅樂斯評語），懂得打仗，不懂政治。身為參謀長，竟和統帥鬧彆扭，自己拆自己的台，終於被迫離開中國。魏德邁却是一位軍人政治家，懂政治，一改史迪威的作風，打破史迪威所造成的僵局。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夏，我任中美合作所陝壩第四訓練班副主任，蘭州第八戰區調查室主任吳景中給我電報，告訴我兩三日內魏德邁要來陝壩，並且要來我們訓練班看看，要我有所準備。第二天戴笠將軍也從重慶來電：「魏德邁到第四班視察，可妥為招待，但不可鋪張。」

魏德邁飛抵陝壩的那一天，我和長官部洽安，搭乘他們的車，去機場迎接，長官部分配我同魯參謀長應慶、孫軍長蘭峯、安軍長春山、參謀處關處長共乘一車。魏德邁下機，和歡迎者一一

握手，然後簡短致辭，說他代表蔣介石委員長來視察。既表示他和蔣委員長關係親切，也抬高了自己的分量，這是史迪威望塵莫及的作風。

第二天傅長官宜生（作義）陪着魏德邁一行來大順成中美班，並且要在我們班裏午餐。

「我們的武器，不能打共產黨。」魏德邁同我談話，劈頭就這樣說，有些傲慢，不夠禮貌。

「有情報嗎？」

「沒有。」

「請問將軍！」我很嚴正的說：「當我們的士兵拿着你們美國的武器，而被共產黨的部隊攻擊時，該怎麼辦？」

魏德邁沒有立刻回答我的問題，半晌避開正面，他這樣說：「我祇是聲明我們美國的政策而已。」

我說：「將軍！我既和你們合作，你們的政策，將軍不說，我也知道。」魏德邁聽後笑了笑，態度也不同於談話開始時。

美國海軍和陸軍本來就有些水火，中美班的美國教官都是海軍和陸軍陸戰隊的官兵，這次魏德邁來班視察，他們暗談得相當愉快。可是抗戰

勝利後，梅樂斯和魏德邁終於鬧翻了，梅樂斯被逼得幾乎發瘋，回美國後，階級從少將降回到上校。

根據中美合作協定，戰爭結束，軍統局可派四十名情報官員赴美國考察一年，我才有機會到美國考察。在美國聽說魏德邁將繼郝爾利出任駐中國大使，大使的行頭，也定做好了，不知何故，突然告吹，魏德邁要國務院陪他的製裝費，鬧得滿城風雨。

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十一月，我由美返國，輪船路過日本，在橫須賀停留一天，我們得能赴東京一遊。在東京拜會我駐日本代表團長商啓予（震）將軍，他派軍派人領導我們遊覽市區，旁聽會審戰犯。在和我們談話時，他告訴我們魏德邁駐華大使告吹的原因：

中國共產黨認為魏德邁做駐華大使，對他們太不利，於是利用美國國務院的同路人，暗中加以阻撓、破壞。魏德邁在出任駐華大使之前，先以中韓考察團團長名義到中國考察，回國後即可發表大使。不意在離開中國登機時，隨員拿一份隨行聲明，要他簽字。時間倉卒，未看內容，就

簽了字。聲明發表，對中國政府惡意批評，極不友善，引起中國政府極大反感，當然不能歡迎這樣的人物來做大使，因而告吹。

白色優越表裏不一

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也就是中國戰區的美軍司令官，所有在中國的美軍都受戰區參謀長節制。不過史迪威參謀長以為戰爭是堂堂正正面對面打鬥，不喜歡游擊戰和敵後破壞，他說這種作戰方式是「非法的」。他又知道戴笠為人，絕對不肯俯首聽命於外國人。他了解梅樂斯的工作性質，所以批准梅樂斯在中國的工作，可以獨立執勤，可以在中國訓練游擊隊，帶他們作戰，祇和他保持連絡就可以，他不希望和這些作戰搞在一起。因此，在史迪威任參謀長時期，梅樂斯可以放手去做，他支持他，不加干涉。不過戰區參謀長鄧諾文（William Donovan）從中作祟，為中美合作增加不少困擾，使梅樂斯傷透腦筋。

當梅樂斯初到中國，戴笠陪他到東南沿海視察，坐在福建浦城外田埂上，躲避敵機時，決定訓練裝備五萬游擊隊，魯賽在旁聽得很清楚。他回華盛頓後，調戰略局工作，把這個決定告訴鄧諾文，引起他很大的興趣，想掌握這五萬人，在中國戰場上大顯神通。

鄧諾文派梅樂斯為戰略局駐遠東協調官，要間接控制中美合作所，以為控制中國特種工作的張本。他想利用梅樂斯在中國建立戰略局的秘密組織，派海登博士（Dr. Joseph R. Hayden）和亞艾佛勒少校（Major Carl Efler）來中國

。戴笠早已知道，而梅樂斯却蒙在鼓裏。鄧諾文的初步計劃沒有成功，對梅樂斯增加憎恨。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十二月鄧諾文到達重慶，和戴笠見面過面，也開過會。此時中美合作所有海軍方面三百人，戰略局的人員五十人，他說：「我要使戰略局在此地，完全照我的意思工作，不容任何人干預。」

戴笠則堅持：「任何美國人員來華工作，美方面應徵求中國方面的同意。」

梅樂斯不同意鄧諾文的一切措施，辭他的遠東協調官，鄧諾文不徵求海軍方面的意見，一氣之下，將梅樂斯免職。戴笠將軍曾對我說過：「鄧諾文祇想拿走，却一點也不想付出，真是豈有此理。」

魏德邁接替史迪威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對中美合作所的態度，迥然不同。史迪威不願親自參與指揮這項工作，魏德邁却要一把抓。完全站在鄧諾文一邊，想把中美合作所的工作，從梅樂斯手中奪回，交給戰略局。同時他對戴笠的成見很深，不讓美國海軍在戴笠的指揮之下工作。他到重慶之後，曾問梅樂斯：「你怎麼會在一個中國人手下工作呢？」

這一問，問得梅樂斯啼笑皆非。魏德邁也不是一個中國人手下工作嗎？可見他對蔣委員長表面恭維，內心在白人優越感作祟之下，表裏並不一致。中美合作所美國海軍人員，來華之前，必須向羅斯福和蔣委員長宣誓效忠，才能來中國。所以來中國後，工作愉快，這點恐怕魏德邁至死也不清楚。

片面修訂合作內容

有兩個故事需要敘述。魏德邁堅持在中國戰區的美國人員和物資，必須有作業控制權，所以要求修訂中美合作所協定，蔣委員長也同意所有美國人都歸魏德邁節制的辦法，並條諭戴笠，中美合作所要與魏德邁會同討論，但是魏德邁並不同他們討論，就提出修訂意見。

(A) 中國戰區美軍總司令對所有屬於目前或將來，在中國戰區，或自中國戰區，進行作戰活動之軍事、準軍事及秘密組織之一切美國人員與物資，將實施指揮及作業控制之權。

(B) 中美特別合作組織美方人員所訂各種協議，無論書面口頭，凡與中國戰區美軍總司令執行上級當局之授權，所有現在、將來，以及擬議中之政策，互相配合一致者，均應視為具有拘束力。

(C) 項並未經委員長過目，由魏德邁擅自所改。此項修訂提出華盛頓聯合參謀部會議。

極盡能事侮戴笠

「長官！柯克海軍中將向李海海軍上將說：「梅樂斯准將就在旁聽席。」梅樂斯階級較低，沒有發言權。

魏德邁趕快站起來說：「戴笠將軍是一個名聲很高的人物，我反對讓我部下的任何美國軍隊跟這個人發生關係，我覺得美國人跟這樣一種人在一起共事，是件不幸的事。不過，我承認，這個人深得蔣委員長的信任。」

這是直接侮辱戴笠，間接辱罵勞聽席的梅樂斯。魏德邁許稱：「這個中美合作所協定的修訂條文是得到了蔣委員長核准的。」

「我贊成支持魏德邁」馬歇爾說。

「我投一票，贊成魏德邁的意見，」安諾德說。

金氏海軍上將沒有說話，微聳兩肩，翻轉兩手，做了個無可奈何的手勢。聯合參謀部受了噱敵，通過修訂案，但蔣委員長給宋子文的電報說：「：是以經仔細考慮之後，認為以B款列入修訂條文，並無必要。」可知蔣委員長並未同意。

梅樂斯在華盛頓期間，中美合作所的活動，接出六批新遇救的飛行員，三月份戰績：行動一三二次，殺死敵人一、七二八人，俘虜三三人；四月份行動二八二次，殺敵二、九五八人，傷一、四六七人，俘虜四四人，而聯合參謀部會議却受到侮辱，真想引退，不再回中國。

「別以為你真能不再回去，」愛德華海軍中將對梅樂斯說：「老闖（金氏上將）知道我們需要戴笠，而你是我們唯一能和他合作的人。」

力圖引進戰略人員

魏德邁想以戰略局訓練的游擊隊，擠掉華中地區的中美合作所訓練的部隊，他帶着他自己的翻譯去晉謁蔣委員長。戴笠知道了，通知梅樂斯趕快來參加，鄭介民和余樂醒也來參加。這也許是魏德邁不曾想到的。他們在委員長辦公桌前圍成一個半圓形坐下，蔣委員長坐在辦公桌旁的安樂椅上。

「我來見委員長，」魏德邁說：「是提一個建議，希望把零陵、貴陽地區中美合作所的部隊調到別的地方。如果委員長不反對的話，我的意思，要用另外一些專為那個地區訓練的人來接替他們。」

「這些新的部隊是誰訓練的？」蔣委員長聽魏德邁說完，轉過頭來問鄭介民。

「他們是戰略局特別訓練的部隊，」鄭介民回答：「魏德邁將軍希望把一大部分游擊隊調出去，好讓他們可以調進去。」

「那邊現在作戰的，是中美合作所的部隊，」余樂醒接着說：「他們都是附近地方土生土長的，都是很有能力的。而且直到現在，他們一直在華中一帶，從事破壞日本人計劃的唯一部隊。如果要讓他們調出，那就需要把第二縱隊和第四縱隊調走。」

蔣委員長詢問魏德邁一些有關他所建議調進去的部隊情形，轉過臉去和戴笠講話。魏德邁悄悄地問他的翻譯，蔣委員長同戴笠講甚麼。譯員說：「他們講的是浙江話，我聽不懂。」

「你以為怎麼樣？」戴笠問梅樂斯。

「不行！」梅樂斯覺得魏德邁的建議，對美國沒有好處，對中國更無好處。

「這個問題，我考慮過了，」蔣委員長要譯員譯給魏德邁聽：「現在這個地區的部隊，打得很好，我覺得沒有理由把他們調開。中國有很多地方，可以讓所有的部隊來出力。」

往事如煙隨風而飄

魏德邁真為戰略局出力不少，為要戰略局的游擊隊代替華中區的中美合作所的部隊，親自向蔣委員長要求，既遭否決，相當難看，沒有面子。不過他為修訂中美合作所協定，在華盛頓聯合參謀部表示，蔣委員長已同意，聯合參謀部若不同意，他就不幹。結果，聯合參謀部通過了，中國方面並不同意，他照幹不誤，並沒有因而辭職。

魏德邁和中美合作所的不愉快，是一件可悲的、可恥的故事，戴笠死了，梅樂斯死了，現在魏德邁也死了，往事如煙，像一場夢。

編輯報告

編者

○本誌二七六期第四頁插圖上杜魯門總統等照內人物為中國當時駐美大使顧維鈞博士，非董顯光，承趙金鋪先生來函指正，特此敬向趙先生致謝。

○二七五期喬家才先生「再談戴笠之五」一禮兩座墳墓，喬先生誤為僅炸慈禧之墓，特此更正。

○陳頤教授「詩壇奇才陳石遺」係陳教授名著「民國奇才交往錄」之一章，「民國奇才交往錄」已由聖文書局隆重出版，定價台幣一六〇元，優待中外雜誌讀者，每冊祇收一三〇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